

山房隨筆
就日錄
閒居錄
山居新話
遂昌山人雜錄
雪履齋筆記
東園友聞
農田餘話
東南紀聞



農
田
餘
話

長谷真逸輯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山房隨筆（及其他八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此據寶顏堂祕笈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農田餘話卷上

長谷 眞逸輯

天有十二辰。方者有神司其位。日出在東。其對在西。西爲雞。而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其對在卯。卯爲兔。而月光含景。則兔在月中。月出東溟。向之而生明。則與日相望。故月得日光。景隨光見。月有兔形者。亦何異哉。世傳月中有桂樹。蓋日行于西。與扶桑則移景日中矣。月望之明。景亦隨之。故月之所具而有者。皆日光所及也。此廣川叢氏畫。

理

至元中。遣官十四員。分道測日影。用四丈之表。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日在表南一尺一寸五分。幾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北至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疑卽唐太宗時貞觀二十年。骨利幹遣使入貢來朝。言其國日入後。煮羊脾熟已天明者。此地是也。

陳平剛中以禮部員外郎奉使安南。其地初三。新月在天心。夏至日午光入北牖。有排律五十韻紀其國俗。至元甲申十一月五星聚斗牛。至正甲申十一月五星并日月復聚斗牛。宋淳熙丙午八月。日月五星聚于軫。閩越之地古爲蠻夷。在漢唐亦爲偏方下國。至宋則名公巨卿。項背相望。于是焉出。而閩爲尤勝。如建之章得象。章惇。胡文定父子。眞西山。蔡西山父子。朱文公。劉屏山。游定夫。福之陳古靈。鄭夾漈。余深。

朱倬、邵武之李綱、黃潛善、李果齋、南劍之楊中立、李延平、陳了齋、泉之曾公亮、蘇頌、興化之蔡襄，皆一時之才賢，且伊洛遺統之所系，四方地氣消長盛衰之理，昔人之論不誣。

古曆五星皆順行，至秦始皇有金火之逆，漢初側候五星皆有逆，故班氏謂周之末造，人紀不修，師旅數起，五緯如失常矣。

古人建步立畝，六尺爲步，百步爲畝，至唐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

吳中皆江湖平曠之地，瀕于海隅，東南北三面無高山限隔，春夏多大風，古人謂東南多風是也。且東南東北西北三隅之風，往往迭暴，惟西南一隅無甚大風，蓋由武林浙右天目諸大山障隔，故其風之來稍緩，氣鬱蒸濕，人亦肢體疲倦，乃西南坤維濕土之氣使然。

閩廣之地，稻收再熟，人以爲穫而栽種非也。予常識永嘉一儒者池仲彬，任黃州黃陂縣主簿，詢之言其鄉以清明前下種，芒種蒔苗，一壟之間稀行密蒔，先種其早者，旬日後復蒔晚苗于行間，俟立秋成熟刈去早禾，乃鋤理培壅其晚者，盛茂秀實，然後收其再熟也。

凡產茶之地，山南則冬無寒風，多陽氣而和暖，得春氣而先發，故芽嫩，全味厚。生山北則受風雪多而陰寒，至春深始萌，葉厚而拳跼，氣味不全，如海產香之地相似，偶見一茶商論之近理，卽茶經謂生陰陂谷，不堪採掇，性凝結癢瘕者是也。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倣古作，故有神

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詩。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冠于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至元間。載帥初趙子昂諸公始出。作詩文皆從李杜韓柳中。乘頓掃舊時之氣習。非惟遺山劉靜修諸公系中原文脈。而南人文格亦變。

宋祚將終。不獨文氣衰弱。民間歌曲。皆靡靡亡國之音。至今臨安府瓦子印行小令人家尙存。於此可見。至正間。北人歌辭破碎。聲調哀促。號通街市。無復昔時文物豪雄之氣。而人多製香羅帶。酷相思之類。悲怨迫切之聲。若不能一朝夕者。聽之使人悽愴不自已。關係元氣運亦不小者。

宋駐蹕錢塘後。歲率以重九然菊燈迎。迨至冬至。則預賞元宵新年節序連絡。至清明始罷。臨安幹辦。日以整筵宴飾妓樂爲務。觀周草窗武林雜志可見。

前元自至正未亂之前。四方無事。服色皆尙華彩。男子多服青紫。婦人皆紅。丹臉朱唇。惟居喪者素面素服。自壬辰癸巳後。一概事淡素。男子白衣白帽白靴。婦人素面不施朱丹。釵飾之類。皆不用。棺髻名懶梳頭。衣服全用潔白。蓋白爲金行之氣。金爲兵象。刑戮肅殺之氣。是以海內構兵。人物凋瘵。

前元印造中統交鈔。以銀爲率。名曰銀鈔。一貫文省準錢一千文。值銀一兩。故五十貫爲一錠。蓋是銀五十兩也。得江南初以一貫準宋朝里會三十五貫。時來估一貫一石。後造至元鈔。兼行以一當五。名曰金鈔。子母相權。至是米值十倍於前。以其中統言之。十餘貫矣。至大中行銅錢。印造至大鈔。一貫爲錢一千文。准銀一兩。當中統二十五貫。數太多。物價騰湧。期年乃罷。至至正庚寅。中統已久廢。改造至正印造中

統交鈔名曰新鈔。二貫准舊鈔十貫。爲鈔一千文。米石價舊鈔六十七貫。至是六十七倍於國初。爾後用兵。率印造以買軍需和糴。民間貿易不復顧視。至羣雄割據。遂無用矣。始世祖嘗問國祚于丘真。人曰。三樣紙錢飛不起。至是驗矣。且昔時至元爲母中統爲子。後子反居母上。亦下陵上之象。今之官斛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前元至元間。中丞崔或上言其式。曰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于時。至今不改。

至元間。得南國有總統者。發掘先宋江南陵寢。其間金寶不可勝計。取梓宮中尸體。置下故宮殿基上。建石塔壓之。以壓勝江南人。凡宗廟神主。人民版籍。皆質于下。高一十三丈。後有雷火自天而下。破塔。煙火焚經。三日方止。或云是天曆戊辰秋也。未詳其塔。至張士誠據浙右時。其弟士信毀之。

高郵湖大蚌珠。自宋汴京時諸公記之。蚌大如席。珠大如拳。多見於類書。亦天地間一異物耳。是後不聞有亡。然張氏起於草野。割據方面。受朝命爲王公。爲宰相平章。金紫比比。雖一時草竊。而卒爲王臣。蓋異物亦爲之先兆也。

張氏割據時。諸公經國爲務。自謂化家爲國。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飾園池。畜聲伎。購圖畫。唯酒色耽樂。是從。民間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如國弟張士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珠玉金翠。極其麗飾。園中採蓮舟楫。以沉檀爲之。諸公宴集。輒費米千石。本皆起於寒微。一時得志。肆情縱欲。一至於此。時人作詩有云。晝生一夜睡不着。太湖西畔是他邦。士信在圍城中。夜于城上土棚下。食金桃飲酒。飛砲入射。斃中。擊死。

爲天下國家。自古不可弛武備。前元自得江南之後。一概盡毀城壁。諸四海爲一家。民間有弓箭兵器。以重刑將官用勢。襲其子孫。自飲酒食肉。手不能操矛戟。是以中原一旦橫潰。盜賊蜂起。焚劫郡縣。如入無人之境。厥後買民丁。望敵先潰。至正壬辰。賊由湖廣破饒信。入錢塘。犯湖常。無一郡能邀截之者。緣無城池以爲備也。

大河南北。自至正甲申連年荒旱。盜賊白晝城市行劫。人相食。厥後有蕭留。留自淮渡江入建康之華山。生子作彌月。有盜網船頭陳顯四等。引官兵弓千人等獲之。餘黨復沿江而北。

後至元丙子。丞相伯顏當國。禁江南農家用鐵禾叉。卽又犯者杖一百七十。以防南人造反之意。民間止用木叉挑取禾稻。古人所謂肉食者其智如此。又禁戲文雜劇評話等項。

後至元丁丑。軍民間訛言。官起發童男女。自是髻髻以上者。婚娶男女。年長久無匹配者。雖貧陋婚娶無遺。幾一月方止。亦可怪也。

元世祖城燕都。土中多掘出紅頭蟲。問於劉太保秉忠。劉對曰。後世壞天下此類也。祖曰。此必西番家也。吐蕃皆故取西番人作帝師以厭。加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番佛子大元帝師之稱。在外諸郡立帝師殿以祀之。設蒙古學於中。殊不知亡紅巾之亂。

至正辛卯。大開黃河。傳掘得一石僧。背刻云。莫笑石師姑。一隻眼開了。黃河天下反。果以人夫擾攘。遂致大亂。一時訛言。關係不小。

燕城係劉太保定制。凡十一門。作那吒神三頭六臂兩足。世祖庚申卽位。至國亡于戊申己酉之間。經一百一十年也。

翰林王學士曰。

名達字達善

在天爲天命。在人爲天性。理一也。於是乎有心焉。故曰聖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者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于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卽道心矣。行其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梏于氣。知覺梏于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人心異。然則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哉。

至正庚寅。江浙鄉試貢院中驚喧。以爲見大蛇。或言見怪獸。莫測所在。或言舊在武庫中之大蛇。故賦場以角端爲題。至冬方國珍作亂。江浙始用兵。

文宗潛邸金陵。一日過蔣山寺觀鑄錦。以所御碧鈿指環投于爐。鑄成。碧鈿宛然在。皇帝萬歲字之上。有術士王一初妙于六壬。嘗與帝占。許其有神器。及卽位。以一初爲鎮江府尹。一初被召在京師。日常在上前。有飛鶴墮于殿前。命占之。曰。當有不管軍。不管民。大官人。死亡之徵。頃之。果有以帝師薨聞于上。

趙子昂未仕時。在錢塘訪鬼目相士。至肆中拜之。鬼目曰。且保重。官至一品。名聞四海人也。

丙申。張氏據姑蘇。楊參政以苗繇守嘉禾。二境之間。往往以取功富貴易于反掌。上則參謀軍事。次則招集無賴少年爲義士頭目。殺掠鄰境。名曰檢括。金帛財貨打劫不貲。至於牆屋亦折毀而歸。一時無不如志。厥後多被殺戮。或後貧困。或貽禍于後人。

宋末德祐間，北兵入浙，國中擾擾，間有不逞者，輒強梁爲暴，多爲豪右所殺，或事平被戮，元曾祖教授公嘗語諸先子，至至正壬辰，紅巾寇入杭，丙申，淮寇入姑蘇，先子嘗以之語諸鄉人勸戒之，是時多有無良之人，顯然肆惡，皆爲有力者，殺及全家，或平日所行不善，此時略宣橫語，卽遭殺死者，亦多有之，皆目見也。

楊左丞完哲字伯英，家世播州楊氏湖湘亂，以苗獠義軍征行，自備糧餉衣裝，故所至多殺掠，轉戰至江東，駐軍廣德，丙申，淮張入姑蘇，江浙丞相達世公除完哲爲參政，攻討軍於嘉興，逗遛不進，丁酉，張氏遣僞平江知府周仁詣軍門納款，既降。

杭州見完哲相見甚，文炳大設宴，盛陳烏銀器皿，嵌金鍍鞍之類，皆奇巧可愛，席罷，盡以遺楊，自是約爲兄弟，久之，楊謀復建德，大約以所部從之，及史至，盡以麾下兵圍楊北關，營中言是受丞相節制，蓋楊是時位左丞相，權傾一時，丞相亦忌之，完哲久戰屢挫，乃縊于營中，時戊戌八月也，諸軍反投張氏，王與敬字可權，淮西人，少倜儻，因亂以軍功得官，官至元帥，以善射得名，至正丙申春，淮寇江浙，以所部禦于常熟，兵潰退，欲入保姑蘇，時參政脫因納城不納，乃抵嘉興，楊參政完哲欲殺之，遂駐兵松江，謀結水寨于澱山湖等處，令上戶供給其軍，首鼠兩端，爲自全之計，楊參政遣裨將鐵木練思陰圖之，王知其謀，其屬官戴萬戶，嗾其異圖，意遂決，乃焚却松江以叛，時二月十九日也，鐵木及守令以下皆遁，數日，完哲調裨將蕭諒襲蹤走之，奪其婦女陷于叛中者數百人，與敬脫走，由上海投淮張，僞命爲威虜將軍，偕

僞元帥史文炳寇松江。松江遂陷。次年，淮張納款，除與敬同簽書行樞密事。初，淮寇入據姑蘇，丞相達公命楊完者以苗獠山嘉興方國珍以海舟山太倉水陸並進，爲征討恢復計。值敬與叛松江，遂沮其兵。楊參政完者統領人番思，番苗獠猶撞兼江湖湖廣之人從之，慄悍勁疾，輕捷如飛，慘酷不情，所至殺掠無遺。如遺蕭諒復松江，賊既去，所遺殘民非割耳即殺之。兵至上海，一路婦女盡虜之。男子捉令擔負，至營門亦殺之。號爲剋復，慘于劫盜。是以重失人心。豈王師弔伐之意。然其保嘉興復錢塘驅逐巨寇，功亦不可泯也。丙申二月己酉夜，淮寇攻嘉興北門，楊自暗中櫓乘一騎出，東突賊陣後奮擊，出其不意。左右繼至，生擒其酋，僞仆滿道，促射之。其徒溺水死者無計。七月，淮張弟士德據杭州，衆號十萬，自嘉禾赴之。率將士力戰，賊奔潰，士德幾不免。由它道而遁，奪其所掠，民復業。省治以安。楊去嘉禾日，告諸將曰：「我去賊必來，宜謹防之。」比三日果至，諸師各擊敗之，皆實錄也。有儒士董性存撰其勳德碑，具述其事。

松江故華亭一縣也。在宋爲嘉興之屬邑。唐天寶十年，以華亭爲縣，屬蘇州。晉天福五年，以嘉興爲秀州，而割華亭隸焉。宋理宗朝，戶九萬七千七百有奇。元初，戶版十七萬。時江南六府二十萬升爲上路，總管府十五萬爲下路。府尹秩三品，隊伏有令字旗藤杖木劍之屬。華亭以一邑遂升爲散府，秩四品。大朝以錢糧百萬，故與蘇嘉大郡同秩。諸邑戶一十七萬三百二十八寺觀六百七十七處

嘗見小說家言吳陸遜居第園有華麗亭，故名華亭。考之雲間志，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留會宿之所也。凡封侯初封亭侯，如某亭侯之類。遜初封華亭侯，小說妄也。華亭有亭長

汴京良繼。元朝嘗有回回人于內取雄黃燭。甘石數萬斤。蓋雄黃築于窟穴地道間。可以辟蛇虺。燭甘石雨過之後日炙之。則有濕氣蒸蒸然。以象嵐霧。故于中築二物。

周草窗武林雜志載孝宗一日。嘗酌史丞相浩甘黃玉葵花杯。內有紫心一。後此盃在姑蘇一富家。張氏有國。以白金二十錠買之。進于燕京。即此杯也。

往見白描玉于高會周瓊英一卷內。有古曲若干段。非近世歌曲之名。蓋四十丈曲之一也。後見大曲譜相合。如紅葉題詩。崔鶯等皆有之。時人不解其音節耳。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如花貌。妾最嬋娟。妾最嬋娟。只恐君王寵愛偏。此孟蜀花蕊夫人出蜀赴汴梁作也。本徐匡章之女。或云姓費

陸放翁在杭都城一詩。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短紙矮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得到家。曹雲翁家有此真蹟。因扁其樓曰聽春雨。當年立馬錦城西。曾爲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陽宮接浣花溪。此放翁在成都後作也。嘗見其親筆辭翰殊有風味。予外族曹雲西處士。風流雅尚。好飾園池。有軒花木水石間。曰窪盈。曰潔芳。小樓曰聽春雨。有亭竹樹陰森中。曰息影。梅間曰索笑。近水梅軒曰清淺。橋中曰楚頌。花本間有亭曰遂生。花竹間有橋曰躡虹。曰霞川。曰月曾。曰愛遠。命名皆清標不凡。惜乎其家廢于己酉庚戌。園林百歲巨木。佳花名果。輒自枯死。魚鳥皆無復來止。可見竹木禽鳥發生栖止。皆乘人生之氣。氣之和燠。故能使然。大家

巨室覆墜陵夷之際得氣之先。卒皆若是。

郝陵川經論書法。鍾王變篆隸也。顏變鍾王用篆也。蘇變顏柳用隸也。故古文則學先秦。篆則學李斯。隸則學鍾繇。楷則學鍾王顏蘇。行與草則學張芝索靖二王。張旭然讀書多。造道深。老練世故。遺落塵累。絕去凡俗。簡然物外。下筆自過高人一等矣。此又以道進技。書法之原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上去聲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稱慶。爾惟不德。罔大。陰厥宗。

郝陵川吊書事。元世祖庚申卽位。以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奉使于宋。告登寶位。宋相賈似道忌公露乞和之盟。拘于儀真。不令人朝。亦不遣還。在儀真新館作吊書。附于鴈足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射窮海。壘臣有吊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凡五十九字。帛博一寸。高五寸。皆有陵川郝氏印透。而公以至元十二年二月送歸國。三月虞人獲鴈于汴梁。命明池爲安豐教授王時若所得。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知之。奏于朝。敕中使取之。仁宗裝演成卷。命翰林集賢文臣題識之。藏諸東觀。或說世祖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者妄也。

李雪庵以善書得名。頭陀布衣。在道釋二民之間。爲糠糲教宗。官秩一品。元世祖時。

李息齋善畫竹。嘗爲嘉興守。故其竹吳下多有之。子遵道任台州黃岩知州。尤善畫竹。本優于乃父。

古人無畫蒲萄者。吳僧溫日觀夜于月下視蒲萄影。有悟。出新意。似飛白。書體爲之。酒酣興發。以手潑墨。然後揮墨。迅于行草。收拾散落。頃刻而就。如神。甚奇特也。既死。其弟子沈仲華湖州人。傳其法亦佳。世多見之。

李運使員嶠亦善畫蘭竹。

奉帖子難得佳者。如鎮南王府碧梧翠竹神仙宅。玉葉金枝帝子家。張天師宅。麒麟閣下神仙客。龍虎山中宰相家。江浙省治。青陽運轉乾坤泰。黃道天開日月明。

金華黃潛督卿早年爲湖州長興吏。因簿書被箠。乃棄吏發憤讀書。登乙卯進士第。爲世名儒。官至翰林侍讀學士。

趙仲穆雍松雪之子。善書畫。嘗任淮南知州。有一玉帶。時廉訪某官欲得之。不從。竟以事讎之。而罷其職。至正中被召入朝。旨下淮安。取往來案牘焚之。仕至翰林侍制。晚年典郡爲吳興太守。

觀古畫書。先察其執索。可知其世代。真贋不得逃也。觀畫水。先觀其原。次觀其潤。又次觀其流也。

青龍任水盪月山次。畫馬得名。其子三。縣丞者由父蔭得官。生二子一女。至正中。北人有楊姓某官。因亂僑居任氏館舍。子聘聘任女。其子生而騷。初不知也。嘗登牆窺所聘女。任氏父兄皆惡而侮之。欲絕婚而

不可得。遂遷延其婚期。楊遂不歸。音耗不相聞。乃以女復受南鄉某氏聘。及親迎。船至其門。其女遂剪髮而泣曰。奈何以一身而有二夫。吾將奉佛終身焉。閱其室。多佛書圖像之屬。已久。卒不偕。久之。一日消息來。楊之子已死。憑附其女玉玉。其女後爲女冠。廉潔無瑕。今年已四十餘矣。事可紀史冊。

張氏時。嘉興民夫婦避地行舟于道中。夫挽牽婦執舵。偶值二兵。利其舟而劫之。乃殺其夫子岸。婦詭言曰。吾夫不良。殺之宜也。二兵挾之歸于平江。伺其隙。潛詣有司訴之。二兵服罪就刑。田野匹婦。固難責以全節。卒能伸大義以復夫之仇。亦可尙也。惜乎失其姓氏。

常西吳李耀卿學士之子。回回人。居松江。一日與家人飲酒。妻以所插金篋。揭肉而食。偶有客至。瑛出迎客。妻速入廚具茶飲。客去。尋向之金篋無有也。疑爲一女奴所盜。杖之。偶致死。密以錢物賂其父母。得免訴訟。久之。家人與里巷會茶中。有一老婦人。首插金篋。熟視之。乃向之所失物也。詢之。是買于一丐者。及問丐者之所來。云。丁某家整屋瓦。合漏中得之。蓋是時有肉在篋上。爲奴狸銜去。墜于彼也。凡事當詳處。失一小物而致殺人。夫婦二人。不久皆死。

予嘗見富家巨室。不以富有之際。結人之心。行方便種德。磨子孫。往往剝人之肉。以取豐己。人通數斗。隔年倍息。轉算幾年。以一取百。小民之家。田廬准折一空。彼方以爲得計。儲積贏餘。富過封君。貽于子孫。豈非良策哉。不再世化爲烏有者。吾見多矣。

世俗占候雨晴。惟甲子壬子甲申甲寅四日。頗可憑。此外俗說。占測水旱豐歉。未甚可稽。故眷家伯翔陸

先生嘗著田家五行志若干卷專述田家俗談爲農家占候一家之書率多可驗。

愚民惑于妖巫雖官府嚴禁莫之能止。海上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言有壓勝于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教也聞于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

張氏將亡前三二年民間稱不可了之事則曰寧散寧散梗反吳音即寧散也猶云如何凡稱荒唐欺紿之事曰製砲厥後受大兵圍困莫之可解日夜被萬斤砲攻擊不已將莊年乃破一時里巷之言亦自可怪。

洪武甲寅乙卯之間街市兒童相語必曰也是明朝如云未然也後試思之豈非鳳鳴朝陽之語乙卯春民間無產業者起發鳳陽府屯田全家死於鳳陽居半其語意頗相符合。

張氏有國時浙間一夕月明四五鼓之間水皆騰湧池塘溪壑之內皆然松江上海邑中墜一海魚長幾二丈名曰閩霸考諸白孔六帖魚墜于市滅亡之象。

白翎鵲大能制猛獸猶海東青青善擒天鵝北人琵琶有白翎鵲曲。

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例旁注半非作半體至今相仍作半字寇萊公當國凡有文字准此字去十作准至今不改先宋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准字莊子有平中准。

唐德麟開元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氣未審今法起于何時吳下大水歲飢多是納音屬土之歲如至順庚午至元戊寅至正丁亥洪武丙辰理不可曉。